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五禮通考卷二十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　衷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徐步雲

謄録監生臣張　恒

五禮通考卷二十四

刑部尚書秦蕙田撰

吉禮二十四

明堂

蕙田案明堂之制詳於考工記嚴父配天見於孝經十二月布政見於月令負依朝諸侯見於明堂位然則明堂者祀天享親之所而

布政事朝諸侯咸在故孟子曰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然自漢儒已莫能名其義大戴禮白虎通蔡邕所說制度各不相符且合太廟靈臺辟雍路寢為一以為與明堂異名同事後儒雖能辨之而說猶難定迨朱子出而明堂之制度與夫享帝配天之義布政受朝之事各有條理不相淆惑兹輯明堂門先叙經傳之文次詳諸儒之說以朱子說為宗其歷代

制度典禮備載於後

考工記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 注世室者宗廟也魯廟有世室夏度以步令堂修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修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 疏云夏度以步者下文云三四步明此二七是十四步也云令堂修十四步若言假令以此堂云二七約之知用步無正文故鄭以假令言之也知堂廣十七步半者以南北為修十四步四分之取十二步益三步為十五步餘二步益半步為二步半添前十五步是十七步半也

五室三四步四三尺 注堂上為五室象五行也三四步室方也四三尺以益廣也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其方皆三步其廣益之以三尺土室於中央方四步其廣益之以四尺此五室居堂南北六丈東西七丈 疏五室象五行者以其宗廟制如明堂明

堂之中有五天帝五人帝五人神之坐皆法五行故知五室象五行也

王氏安石曰夏之世室堂修二七為南北十有四步廣四修一為東西十有七步半則是一堂修不過八丈四尺廣不過十丈五尺矣堂上五室中央一室修四步廣四步四尺四角四室修三步廣三步三尺則是南北三室不過六丈東西不過七丈矣每室之閒修不過丈八廣不過丈八尺加三而大室所加不過一尺耳魯不謂宗廟之室所以安乎神靈而王之所以為祼者即丈八之地而可為乎

蕙田案堂修二七堂字對室而言堂之內為室室之外為堂堂之修廣不兼室也自康成註曰堂上為五室則指堂室之基總名之曰

堂而室在堂之上非也王氏葢亦襲鄭之意

故以為不可耳

李氏謚曰康成釋五室之位謂土居中木火金水各居四維然四維之室既非其正施令聽朔各失厥衷左右之个棄而不顧乃反文之以美說言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土用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五行從其用事之交出何經典可謂工於異端言非而博疑誤後學

李氏覯曰夫既以五室象五行矣則木火金水之王當在東南西北之正何乃置之四角而云木室兼水火室兼木若必如是則中央之室復何所兼哉此說誠未可用也

蕙田案二說辨鄭註四室在四隅之註甚是如鄭說則方位不正而必不可通之大戴月令矣

九階注南面三三面各二　疏案賈馬諸家皆以為九等階鄭不從者以周殷差之夏人卑宫室當一尺

之堂為九等階於義不可故為旁九階也鄭知南面三階者見明堂位云云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故知南面三階也知餘三面各二者大射禮云升自北階又雜記云升自側階奔喪云升自東階以此而言四面有階可知

四旁有夾窻

注窻助户為明每室四户八窻　疏言四旁者五室室有四户四户之旁皆有兩夾窻則五室二十户四十窻也

白盛

注蜃灰也盛之言成也以蜃灰堊牆所以飾成宮室

門堂三之二

注門堂門側之堂取數於正堂令堂如上制則門堂南北九步二尺東西十一步四尺爾雅曰門側之堂謂之塾

室三之一

注兩室與門各居一分　疏此室即在門堂之上作之也言各居一分者謂兩室與門各居一分

陳氏祥道曰是室也非三四步四三尺之室乃門堂之室也門堂之修九步二尺則二室之南北計其修

則四步四尺矣假令堂上南北十四步門堂三之二以十四步裂為三分而得其二則為九步二尺室三之一裂為三分而得其一則為四步四尺矣門堂之廣十有一步有四尺則二室之東西計其廣則五步有五尺也假令堂上東西十七步半門堂三之二以十七步半裂為三分而得其二則為十一步四尺室三之一以十四步裂為三分而得其一則為四步六尺也

王氏昭禹曰其居有堂其處有室升降有階出入有門慮其不徹也夾窻以為明慮其不潔也白盛以為飾夏后氏如此則商周之制亦然矣

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注重屋者王宮正堂若大寢也其修七尋五丈六尺放夏周則其廣九尋七丈二尺也五室各二尋崇高也四阿若今四柱屋重屋複笮

也　疏雖言放夏周經云堂脩七尋則廣九尋若周言南北七筵則東西九筵是偏放周法而言放夏者七九偏據周夏后氏南北狹東西長亦是放之故得兼言放夏也四阿若今四柱屋也者燕禮云設洗當東霤則此四阿四霤者也云重屋複笮也者若明堂位云復廟重檐鄭注云重檐重承壁材也則此複笮亦重承壁材故謂之重屋

陳氏祥道曰阿者屋之曲重者屋之複四隅之阿四柱複屋則上員下方可知圖說曰于室之四阿皆為重屋

蕙田案重屋謂上下兩層檐霤若樓之製其實非樓也今廟寢皆然鄭氏謂重承壁材鄭

氏鍔因之曰重檐以為深家似檐之外復接檐非是

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注明堂者明政教之堂周度以筵亦王者相改周堂髙九尺殷三尺則夏一尺矣相參之數禹卑宮室謂此一尺之堂與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　疏云明其同制者謂當代三者其制同非謂三代制同也

李氏覯曰鄭康成註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正寢互言之以明其同制又註玉藻曰天子廟及路寢皆如

明堂制愚竊以為不然苟路寢有四時之位則天子自可坐而聽朔奚用遠赴明堂若以尊嚴國正當假祭天之廟以聽之則事畢而還復於路寢居其時之堂何所為也宗廟之祭堂室是一面而足四方之堂未聞所設施也既曰明堂將以事上帝宗廟將以尊先祖而以巳之正寢與之同制葢非尊祖事天之意也鄭之此說並是胷臆得非康成見世室有五室既以五行推之明堂之文復有五室求其說而不獲及

重屋之下都無室數遂乃巧為之辭以謂其制皆同乎

陳氏禮書鄭康成謂明堂太廟路寢異實同制其豈然哉諸侯之廟見於公食大夫有東西房東西夾而已天子路寢見於書亦東西房東西夾又東序西序東堂西堂而已則太廟路寢無五室十二堂矣

李氏謐曰路寢有左右房見於顧命諸侯左右房見喪服大記婦人髽帶麻於房中鄭註乃論路寢則明

其左右言明堂則闕其左右个同制之說還相矛盾

通儒之註何其然乎

蕙田案鄭註互言以明其同制非也葢廟寢有堂室而無中央之太廟太室明堂有左右个而無廟寢之東西夾室廟寢有南面之堂室而無青陽總章元堂之三面明堂都宮之內有四門堂室僅一區廟寢則都宮之內並無四門七廟則堂室七區五廟則堂室五區

其名不同其制亦絶異李氏陳氏駁之極是陳氏祥道曰夏謂之世室殷謂之重屋周謂之明堂其名雖殊其實一也所謂世室非廟所謂重屋非寢以其皆有所謂堂者故也言夏后氏世室矣而曰堂修七尋則重屋非明堂乎明堂者王者之堂也有堂斯有室有室與堂斯有屋矣曰世室者以室言之曰重屋者以屋言之曰明堂者以堂言之商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損益雖不同制度本無二自其異者視

之夏度以步商度以尋周度以筵自其同者視之則五室九階其下同四户八窻其旁同四阿重屋其上同自經之所記而互見者言之夏周五室則商可知矣殷人四阿重屋則夏周可知矣夏后氏九階四旁兩夾窻有門堂有室則商周可知矣四隅之阿四柱複屋則上圓下方又從可知矣以夏后氏之堂修二七廣益以四分修之一周人明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觀之則知商人重屋堂修七尋其廣九尋明矣或

以四增一或以又加二所謂不相襲禮也要之五室以象五行四户以象四序八窻以應八節上圓下方以法天地之形此三代明堂之大致也

蕙田案凡書言制度必詳於近而畧於逺今記文獨詳於夏而畧於殷周葢其大局夏后氏已定殷人特加重屋周度以筵耳加重屋則室已崇而非如夏之卑也度以筵則其制數有別耳陳氏不取註疏而發明三代制同

與蔡邕等說相合今從之

唐氏仲友曰三代之制雖異其實皆明堂也夏堂修二七則四面之堂皆修七步矣廣四修一則東西九步南北七步矣東西雖九步其二則四堂之修均矣四旁兩夾窻者八窻而四闥室中之制也殷謂之重屋始重屋也堂重三尺記其沿於夏也唐虞至儉猶土階三尺夏之堂止崇一尺其為康成臆說明矣四阿所以為上員也重屋所以為四阿也堂各居十二

辰之位而謂堂亦在兩隅則先儒之失也東西九筵南北七筵舉每堂之修耳而謂五室十二堂總在九筵七筵之内則又先儒之失也

蕙田案唐氏所解及駁正處俱精確但既曰東西九筵南北七筵舉每堂之修而言而夏堂又曰四面之堂皆修七步則又將堂修二七分屬兩面似屬未安正不如後一說為直截

又案如鄭賈說則世室之堂修八十四尺廣一百五尺重屋修五十六尺其廣當七十二尺明堂修六十三尺廣八十一尺然三代制度由質而文何夏后之寛而殷周反狹歟鄭賈亦知不得通故注云令堂修十四步疏云知用步無正文故鄭以假令言之夫記方細述營造而顧為假設之辭歟然則後之學者固難拘註疏之度數而強求其合矣

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左个注大寢東堂北偏　疏左个是明堂北偏而鄭注云大寢者欲明明堂與太廟路寢制同故兼明於明堂聽朔竟次還太廟次還路寢也然鄭云東堂則知聽朔皆堂不於五角之室中也

方氏慤曰青陽者少陽之稱也春為少陽故所居之堂名之然其堂也中有太廟左右个處其兩旁故孟月居左仲月居中季月居右各從其類焉謂之太廟以其大饗於此故也謂之左个以其介於左故也謂之右个以其介於右故也推此則秋與冬夏亦若是

而已

仲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太廟注東堂當太室

陸氏佃曰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所謂青陽明堂總章玄堂太廟以其居正有左右廂故也若太室無左右廂故曰太廟太室且著青陽等皆太廟也

季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右个注東堂南偏

孟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左个注太寢南堂東偏

仲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太廟注南堂當太室

季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右个注南堂西偏

中央土天子居太廟太室注中央室　疏周人明堂五室並皆二筵無大小也今中央室稱太室者以中央是土室土爲五行之主尊之故稱太以夏之世室則四旁之室皆南北三步東西三步三尺中央土室南北四步東西四步四尺則周之明堂亦應土室在中央大於四角之室也但文不具耳

蕙田案疏以夏世室擬周明堂曰文不具則丈尺之制微特不可考亦不必拘矣

孟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左个注大寢西堂南偏

仲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大廟注西堂當太室

季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右个注西堂北偏

孟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左个注北堂西偏

仲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太廟注北堂當太室

季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右个注北堂東偏

方氏慤曰總章者陰成之稱也赤白為章者文之成秋成之時其章總矣故所居之堂其名以此明者南之方玄者北之色夏為明堂則知冬之為幽冬為玄堂則知夏之為朱或言方或言色互相備也故夏則居明堂冬則居玄堂焉至若太廟為左右个之中太

室又為太廟之中故中央土居之古者非特明堂中有太廟也而太廟亦謂之明堂焉左氏傳所謂不登於明堂是也以其或饗神於此故謂之廟以其或聽政於此故謂之堂廟堂之名皆得以通稱之故天子則聽朔於明堂諸侯則聽朔於太廟而魯之太廟則比天子明堂之制焉个即左氏傳所謂置饋於个是也釋者謂東西廂

觀承案明堂之制古矣黄帝曰合宫唐曰衢

室虞曰總章夏曰世室商曰陽館葢皆為朝
會諸侯聽朔頒政之所非天子之常居及周
曰明堂而即宗祀文王於此以配上帝則尤
嚴父配天對越森嚴之地而非可常居也月
令天子居青陽居明堂居總章居元堂云云
分方案月而居者豈必竟月居之耶且每室
異名而統名以明堂者取向明出治之意也
如居必依方方皆外向則一歳十二月惟仲

夏一月人君得正其南面之位若元堂則臣反南面而君反北面即餘月亦皆不合於向明之義也夫天子之居春靣東而夏靣南固無礙也如秋而西而冬面北則西風蕭條朔風慘烈亦豈合於時令之宜乎儒者固貴考古而亦不可泥古竊謂明堂之制以五室而有九室以九室而有十二堂者不過如朱子之說各隨其時方位以開門而符於十二月

之時令斯巳耳其實天子總坐明堂以朝會

布令也觀明堂位所列之位五服羣辟四夷

九采各有東西南北之定位其君則惟負斧

依而南鄉立可知月令之文尤不可泥也巳

玉藻天子玄端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

於其中注南門謂國門也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於路寢亦如之閏月非常月也聽其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　疏云南門謂國門者孝經緯云明堂在國之陽又異義淳于登說明堂在三里之外七里之内故知南門亦謂國城南門也云天子廟及路

疑皆如明堂制者案考工記云夏后氏世室鄭注云謂宗廟殷人重屋注云謂正寢也周人明堂鄭云三代各舉其一明其制同也又周書亦云宗廟路寢明堂其制同又案明堂位太廟天子明堂魯之太廟如明堂則知天子太廟亦如明堂也然太廟路寢既如明堂則路寢之制上有五室不得有房而顧命有東房西房又鄭注樂記云文王之廟為明堂制案覲禮朝諸侯在文王廟而記云凡侯於東箱者鄭荅趙商云成王崩時在西都文王遷鄷鎬作靈臺辟廱而已其餘猶諸侯制度焉故知此喪禮設衣物有夾有房也周公攝政制禮作樂乃立明堂於王城如鄭此言是成王崩時路寢猶如諸侯之制故有左右房也覲禮在文王之廟而記云凡侯於東箱者是記人之說誤耳或云文王之廟不如明堂制但有東房西房故魯之太廟如文王廟明堂位云君卷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房中是也樂記注稱文王之廟如明堂制有制字者誤也然西都宮室既如諸侯制

棨詩斯干云西南其户箋云路寢制如明堂是宣王之時在鎬京而云路寢制如明堂則西都宮室如明堂也故張逸疑而致問鄭荅之云周公制於土中洛誥云王入太室祼是顧命成王崩於鎬京承先王宮室耳宣王承亂又不能如周公之制如鄭此言則成王崩時因先王舊宮室至康王已後所營依天子制度至宣王之時承亂之後所營宮室還依天子制度路寢如明堂也不復能如周公之時先王之宮室也若然宣王之後路寢制如明堂棨詩王風右招我由房鄭荅張逸云路寢房中所用男子而路寢又有左右房者劉氏云謂路寢下之燕寢故有房也熊氏云平王微弱路寢不復如明堂也異義明堂制今戴禮說禮盛德記曰明堂自古有之凡有九室室有四户八牖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員下方所以朝諸侯其外水名曰辟廱明堂月令書說云明堂高三丈東西九仞南北七筵上員下方四堂十二室室四户八牖宮方三百步在近郊近郊三十

里講學大夫淳于登說明堂在國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而祀之就陽位上員下方八窻四闥布政之宮周公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五精之帝太微之庭中有五帝座星其古周禮孝經說明堂文王之廟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東西九筵筵九尺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葢之以茅謹案今禮古禮各以其義說無明文以知之玄之聞也戴禮所云雖出盛德記及其下顯與本章異九室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似秦相呂不韋作春秋時說者所益非古制也四堂十二室字誤本書云九堂十二室淳于登之言取義於援神契援神契說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曰明堂者上員下方八窻四闥布政之宮在國之陽帝者諦也象上可承五精之神五精之神實在太微於辰爲巳是以登云然今說立明堂於丙巳由此爲也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土用事交於中央金土用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周人明堂

五室帝一室合於數如鄭此言是明堂用淳于登之說禮戴說云明堂辟雍是一古周禮孝經說以明堂為文王廟又僖五年公既視朔遂登觀臺服氏云人君入太廟視朔告朔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在明堂之中又文二年服氏云明堂祖廟並與鄭說不同者案王制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又云天子曰辟廱辟廱是學也不得與明堂同為一物又天子宗廟在雉門之外孝經緯云明堂在國之陽又此云聽朔於南門之外是明堂與祖廟别處不得為一也孟子云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毁明堂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毁之矣是王者有明堂諸侯以下皆有廟又知明堂非廟也以此故鄭皆不用具於鄭駁異義也云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者月令孟春居青陽左个仲春居青陽太廟季春居青陽右个以下所居各有其處是每月就其時之堂也云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者路寢既與明堂同制故知反居路寢亦如明堂每

月異所反居路寢謂視朔之一日也其餘日即在燕寢視朝則恒在路門外也

蕙田案鄭註謂太廟路寢與明堂同制考之於經多不合其誤明甚具見前李氏陳氏說此疏臚鄭義頗詳今繹其說於尚書顧命東房西房則曰成王崩時在鎬京承先王宮室猶諸侯制度於覲禮東廂則曰記人之誤或曰文王之廟不如明堂制於詩西南其户則曰宣王承亂所營宮室還依天子制度路寢

如明堂於王風右招我由房則又曰平王微弱路寢不復如明堂審如是則路寢如明堂之制僅一見於宣王而成康之時東遷以後皆如諸侯之制矣夫定禮樂制度者成王周公也豈有成王時因陋就簡而宮室制度必待後王改作耶且詩所謂築室百堵西南其户者亦泛言宣王宮室之多西向南向者不一非指言路寢也如執以為路寢如明堂之

證則明堂九室亦應有百堵矣是以辭害志也可乎哉種種遷就支離隨意曲說皆遁詞耳唯謂辟雍不與明堂同為一物明堂與祖廟別處之說得之

葉氏時禮經會元月令有春居青陽夏居明堂秋居總章冬居玄堂中央居太室之文說者多疑呂氏之說為妄及觀周禮有閏月詔王居門之文則知先王每月各有攸居順時布政皆於此乎出也周之祭祀四方圭幣且放其色五帝郊兆必因其方豈於居處而獨無所取法耶蓋明堂有五室室有三居青陽總章元堂太室皆明堂也王者南面而立向明而治故總謂之明堂

蕙田案月令玉藻爲明堂布令聽朔及左右个并在南門外之確證

明堂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注負之言背也斧依爲斧文屏風於户牖之間於前立焉　疏户牖之間謂之扆在明堂中央太室户牖間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

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注九采九州之牧典貢職者也正門謂之應門二伯帥諸侯而入牧居外而糾察之也四塞謂夷服鎮服蕃服在四方為蔽塞者新君即位則乃朝周禮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　疏此應門非路門外之應門也爾雅釋宮云正門謂之應門李巡云宮中南嚮大門應門也應是當也以當朝正門故謂之應門但天子宮內有路寢故應門之內有路門明堂既無路寢故無路門及以外諸門但有應門耳

逸周書明堂大維商紂暴虐脯鬼侯以享諸侯天下

患之四海兆民欣戴文武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紂夷定天下既克紂六年而武王崩成王嗣幼弱未能踐天子之位周公攝政君天下弭亂六年而天下大治乃會方國諸侯於宗周大朝諸侯明堂之位天子之位負斧扆南面立率公卿士侍於左右三公之位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位門内之東北面東上諸男之位門内之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

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四塞之國世告至者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宗周明堂之位也明堂明諸侯之尊卑也故周公建焉而明諸侯於明堂之位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萬國各致其方賄七年致位於成王

蕙田案禮記逸周書為明堂朝侯及有四門

應門之確證其朝位詳見賓禮門

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注朝於此所以正儀辨等也

太廟天子明堂注廟如天子之制　疏周公太廟制似天子明堂

李氏覯曰鄭以魯行天子之禮魯之太廟既如明堂則周之太廟亦如明堂矣是魯之太廟如周之太廟也何不曰太廟天子太廟而云明堂哉斯蓋魯行天子禮樂饗帝告朔當放於周然以人臣不敢立天子政教之堂故於周公之廟畧擬明堂之制以備其禮非周之宗廟如明堂也

蕙田案此條乃鄭氏所據以為太廟明堂同制之證者豈知魯本無明堂特於廟中僭倣其制非謂魯之廟直如明堂之制而明堂之

制竟同太廟也李氏之言可正鄭氏之失

春秋文公二年左傳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

杜注明堂祖廟也所以策功序德故不義之士不得升

蔥田案杜氏釋明堂為祖廟病同蔡邕

大戴禮盛德篇明堂者古有之也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戸八牖三十六戸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外水曰辟雍南蠻東夷北狄西戎

明堂月令赤綴戸也白綴牖也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

堂高三尺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上圓下方九室十二堂室四户户二牖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近郊三十里或以為明堂者文王之廟也朱草日生一葉至十五日生十五葉十六日一葉落終而復始也周時德澤洽和蒿茂大以為宮柱名蒿宮也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屋待朝在南宮揖朝出其南門

通考大戴禮曰明堂者古有之也淮南子言神農之世祀於明堂明堂有蓋四方又漢武帝時有獻黃帝明堂圖者或始於此凡九室一室有四户八牖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以茅蓋屋茅取其潔質也上圓下方

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外水曰辟雍韓詩說辟圓如璧雍以水不言圓言辟者取辟有德不言水言雍雍和也南蠻東夷北狄西戎言四海之名於祭也各以其方列於水外明堂月令於明堂之中施十二月之令赤綴戶也白綴牖也綴飾也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記用九室謂龜文堂高三尺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上圓下方九室十二堂室四戶戶二牖其宮三百步在近郊近郊三十里淳于登說明堂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韓詩說明堂在南方七里之郊然三十里無所取也再言方圓及戶牖之數亦煩重或以為明堂者文王之廟也明堂與文王之廟不同處或說謬朱草日生一葉至十五日生十五葉十六日一葉落終而復始也孝經援神契曰朱草生蓂莢孳嘉禾成莖箭生蓂莢充時夾階而生以記朔也朱草可食王者慈仁則生其形無記周時德澤洽和蒿茂大以為宮柱名為蒿宮也晏子春秋曰明

堂之制下之潤濕不及也上之寒暑不入也木工之鏤示民知節也然或以蒿為柱表其儉質也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室路寢亦為此制

蕙田案通考引大戴禮傳注相雜不分大小字朱子集中論九為洛書云項讀大戴禮又得一證據鄭注明堂云象龜文即指此註而言然注大戴者盧辯非康成也朱子亦誤記

五經異義淳于登說明堂在國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内

陳氏禮書大戴禮白虎通韓嬰公玉帶淳于登桓譚鄭康成蔡邕之徒其論明堂多矣特淳于登以為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内其說葢有所傳然也何則聽朔必於明堂而玉藻曰聽朔於南門之外則明堂在國之南可知成王之朝諸侯四夷之君咸列四門之外而朝寢之間有是制乎則明堂在國之外可知

蕙田案大戴禮明堂在近郊近郊三十里韓

詩說明堂在南方七里之郊顔師古曰周書敘明堂有應門雉門之制此知為王者之常居且門有臯庫謂宜近在宫中非也考天子五門臯庫雉應路惟應門為治朝之門明堂位所言應門乃明堂宫垣之門在廟門之外天子朝覲於此故取治朝之門名之非五門之應門也顔氏乃據為明堂在宫中之證耶大戴禮謂在近郊三十里則太遠每月聽朔

出令為不便惟淳于登與韓詩說相近陳氏

禮書謂葢有所傳不誣也

逸周書作雒乃位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注五宮宮府寺也太廟后稷二宮祖考廟也路寢王所居也明堂在國南者也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郎常累復格藻梲設移旅楹惷常畫內階玄階堤唐山廧注咸皆也廟四下曰阿反坫外向室也重亢累棟也重郎累屋也常累係也復格累之櫨也井藻梲畫梁柱也承屋曰移旅別也惷謂井藻之節也言皆畫列也為之玄階以黑石為階唐中庭道堤謂為高之也廧謂畫山雲應門庫臺玄閫注門者皆有臺於庫門見之役

可知也又以黑石為門階也

白虎通明堂上圓下方八窻四闥布政之宮在國之陽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八窻象八方四闥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座法十二月三十六户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風

蔡邕明堂月令説明堂制度數各有所法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圜屋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

之變也圓葢方載六九之道也八闥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宫以應辰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以四户九牖乘九室之數也户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黄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列於四方亦七宿之象也堂高三尺以應三統四鄉五色者象其行外廣二十四丈應一歲二十四氣四周以水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

三輔黄圖周明堂明堂所以正四時出教化天子布

政之宮也黃帝曰合宮堯曰衢室舜曰總章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陽館周人曰明堂先儒舊說其制不同或曰明堂在國之陽大戴禮云明堂九室一室有四户八牖凡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援神契曰明堂上圓下方八窻四牖考工記云明堂五室稱九室者取象陽數也八牖者陰數也取象八風三十六户者取六甲之文六六三十六也上圓象天下方象地八窻即八牖也四闥者象四時四方

也五室者象五行也皆無明文先儒以意釋之耳禮記明堂位曰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服知明堂是布政之宮也又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周有明堂也明矣

家語孔子觀於明堂覩四門墉有堯舜桀紂之象各有善惡之狀廢興之戒

蕙田案四門墉廟垣之門墉也

北史李孝伯傳李謐明堂之制論論明堂之制者雖
衆然校其大畧則二途而已言五室者則據周禮考
工之記以為本是康成之徒所執言九室者則案大
戴盛德之篇以為源是伯喈之倫所持余採掇二家
參之月令以為明堂五室古今通則其室居中者謂
之太廟太室太室之東者謂之青陽當太室之南者
謂之明堂太室之西者謂之總章當太室之北者謂
之玄堂四面之室各有夾房謂之左右个三十六户

七十二牖矣室个之形今之殿前是其遺像耳个者即寢之房也但明堂與寢施用既殊故房个之名亦隨事而遷耳故檢之五室則義明於考工校之户牖則數協於盛德考之施用則事著於月令求之閏也合周禮與玉藻既同夏殷又符周秦雖乖衆儒倘或在斯矣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以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九堂上度以筵余謂記得之於五室而謬於堂之修廣

盛德篇云明堂凡九室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上圓下方東西九仞南北十筵堂髙三尺也余謂盛德篇得之於户牖失之於九室

蕙田案北史李永和著論凡二千餘言葢主考工記五室之説但其位制四室當太室東西南北之中與康成四角異又謂四面之室各有夾房謂之左右个則又與月令大戴合而講个字尤精至謂記得之於五室而謬於

堂之修廣盛德篇得之於戶牖失之於九室則大舛矣其全文載於後並著辨說茲摘附於大戴諸書之後以為五室即九室之義所權輿耳

北史賈思伯傳案月令亦無九室之文原其制置不乖五室其青陽右个即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即總章左个總章右个即玄堂左个玄堂右个即青陽左个如此則室猶是五而布政十二五室之理謂為可案

蕙田案思伯之議最精可息五室九室分爭之喙通考工大戴異制之郵朱子説即本於此全説見後

陳氏禮書夏世室商重屋周明堂則制漸文矣夏度以步商度以尋周度以筵則堂漸廣矣夏言堂修廣而不言崇商言堂修而不言廣言四阿而不言室周言堂修廣崇而不言四阿其言益皆互備月令中央太室東青陽南明堂西總章北玄堂皆分左右个與

太廟則五室十二堂矣明堂位前中階阼階賓階旁四門而南門之外又有應門則南三階東西北各二階而為九階矣考工記五室九階四時之氣春為青陽夏為朱明秋為白藏冬為玄英則青者春之色春者陽之中故春堂名之總者物之聚章者文之成故秋堂名之明者萬物之相見玄者萬物之復本故冬夏之堂名之左右之堂曰个以其介於四隅故也中之堂曰太廟以其大享在焉故也古者鬼神所在皆謂之廟

與士虞禮以殯宮為廟則大享在焉謂之太廟可也

蕙田案陳氏此條最為該備五室并左右个四室則亦九室矣其四面太廟左右个各有一堂合之則十二堂矣正與大戴九室十二堂之制相符

朱子曰論明堂之制者非一某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為青陽太廟東之南為青陽右个東之北為青陽左个南之中為明堂太廟南之東即東

之南為明堂左个南之西即西之南為明堂右个西之中為總章太廟西之南即南之西為總章左个西之北即北之西為總章右个北之中為玄堂太廟北之東即東之北為玄堂右个北之西即西之北為玄堂左个中是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其左个右个則青陽之右个乃明堂之左个明堂右个乃總章之左个也總章之右个乃玄堂之左个玄堂之右个乃青陽之左个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

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也是又曰明堂想只是一个三間九架屋子

蕙田案朱子論九室制度至為明晰但後一說云三間九架屋子正謂九室象洛書之形耳但言室而不及堂猶為未備必合禮書五室十二堂參之其制乃詳也

楊氏復曰明堂者謂王者所居以出政之堂也夫王

者所居非謂王者之常居也疏家云明堂在國之南丙巳之地其制必凛然森嚴肅然清淨王者朝諸侯出教令之時而後居焉而亦可以事天祖交神明於此而無愧說者乃以明堂為宗廟又為大寢又為太學則不待辨說而知其謬矣惟考工記謂明堂五室大戴謂明堂九室二說不同前代欲建明堂者或云五室或云九室徃徃惑於二說莫知所决而遂止愚謂五室取五方之義也九室則五方之外而必備四

隅也九室之制視五室為尤備

蕙田案明堂制度五室九室見考工記大戴禮太室太廟左右个見月令四門應門見明堂位南門之外見玉藻自漢以來註疏家及歴代諸儒言如聚訟今考其制外為宫垣内為廟垣中央一室曰太室當太室之南曰明堂太廟太室之東曰青陽太廟太室之西曰總章太廟太室之北曰元堂太廟是為五室

考工記所云五室是也太廟之前有堂兩旁各有夾室介於四隅其形如个東之北曰青陽左个東之南曰青陽右个即南之東曰明堂左个南之西曰明堂右个即西之南曰總章左个西之北曰總章右个即北之西曰元堂左个北之東即東之北曰元堂右个左右个四方各二而室惟四合太廟及太室五室為九室大戴禮所云九室是也左右个之前

各有堂與太廟之堂合考工記云夏堂修二七廣四修一殷堂修七尋崇三尺周堂高三尺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崇一筵左右个室一而堂二合太廟之堂而三大戴禮所云十二堂者是也中一室享祀於此故曰太廟左右个猶廟寢之東房西房也不言房而言个者四阿之屋介於四隅象形以取義也四隅之堂皆於室外接四角為之經傳曰五室者舉

其正室之居中者言九室者合四隅之左右个言十二室者由堂以推於室四面各三也四堂舉其堂之合者言也十二堂從其室之分者言也其實一也堂九階南面三曰中階西階東階三面各二東西曰側階北曰北階廟垣之門四曰南門明堂門也東門青陽門也西門總章門也北門玄堂門也南門之外有宫垣之門曰應門門皆有堂有室門側之

堂猶左塾右塾也門之内為庭庭三堂之深牆壁以蜃灰堊之為白盛堂室之制上圓下方四阿重屋茅茨采椽上圓者即九室之屋在上一層蔡邕所謂通天屋者是也下方者圓屋下重四阿為之角在四隅即室外十二堂之屋也室有四户八牖室外與堂通者十二户二十四牖室内與室通者亦十二户二十四牖一户牖兼兩室若分每室各數之則

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也其丈尺之制夏度以步商度以尋周度以筵夏堂修二七為十四步廣益四分修之一為十七步半室三四步四三尺據鄭注四室方一丈八尺廣二丈一尺中央室方二丈四尺廣二丈八尺殷堂修七尋為五丈六尺廣九尋為七丈二尺周堂東西九筵為八丈一尺南北七筵為六丈三尺室二筵為一丈八尺堂崇一筵為九尺長

短廣狹各因乎時其制固不得而詳也明堂者王者之堂也先王每月各有攸居順時布政皆於是乎出室九而居十有二者朱子曰左个右个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蓋所謂居者非常居也且居在室而聽政於堂室則一而堂有二春向東夏向南秋向西冬向北户牖門闥隨時啟閉迥乎不同以九室而行十二月之政於堂奚不可也聽朔既各於其月

之方則閏月居門亦當隨四時更易不專在明堂之門矣古天子之祭行於廟大朝覲會同亦行於廟而季秋饗帝既不可於廟中行事諸侯朝會助祭又當正其儀節分其等威故明堂朝位公侯伯子男五服近者立於門內蠻夷戎狄列於門外采服又在其外記曰所以明諸侯之尊卑謂是也書曰周公位冢宰正百官詩序曰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乃

牽以祀文王葢成王宅憂周公位冢宰而百官總已以聽焉及既成洛邑輔成王以朝諸侯詩序言朝諸侯乃牽以祀文王則朝不在廟而在明堂可知矣然考其名夏曰世室則取義於宗廟殷曰重屋則取義於棟宇意者夏畢宮室以茅葢屋或其舊制殷人易以重屋故名之歟周曰明堂葢兼朝廟之用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易曰離者明也南

方之卦也明堂之義蓋取諸此白虎通蔡邕其言雖不無附會亦可想見聖人制作之精意矣

又案上圓即九室下方即十二堂或疑其制難於營建乾隆癸酉予適陪祀見少司空長白三公名和三精於營造予問曰考古明堂之制應如是可乎曰可並言今大高殿後有一殿上圓下方明嘉靖時所建也古法有之

論乃定

附諸儒辨明堂太廟靈臺辟雍路寢異名同事

蔡邕明堂論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宗禮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央曰太室易曰離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於此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其正中皆曰太廟謹承天順時之令昭令德宗祀之禮明前功百辟之勞起養老敬長之義顯教幼誨稚之學朝諸侯選造士於其中以明制度生者乘其能而至死者論其功而祭故為大教之宮而四學具焉官司備焉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萬象翼之政教之所由生變化之所由來明一統也故言明堂事之大義之深也取其宗祀之貌則曰

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圓如璧則曰辟廱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以周清廟論之魯太廟皆明堂也魯禘祀周公於太廟明堂猶周宗祀文王於清廟明堂也禮記檀弓曰王齊禘於清廟明堂也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曰明堂又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禘祀周公於太廟以天子之禮樂升歌清廟下管象舞所以異魯於天下也取周清廟之歌歌於魯太廟明魯之太廟猶周之清廟也皆所以昭文王周公之德以示子孫也禮記古大明堂之禮曰膳夫是相禮日中出南闈見九侯反問於相日側出西闈視五國之事日入出北闈視帝節猷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闈王居明堂之禮又別陰陽門東南稱門西北

稱閽故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
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
西門北門也知掌教國子與易傳保傅王居明堂之
禮參相發明為學四焉文王世子篇曰凡大合樂則
遂養老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
焉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之
位言教學始之於養老由東方歲始也又春夏學干
戈秋冬學羽籥皆習於東序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
之禮皆小學正詔之於東序又曰大司成論說在東
序然則詔學皆在東序東序東之堂也學者聚焉故
稱詔太學仲夏之月令祀百辟卿士之有德於民者
禮記太學志曰禮士大夫學於聖人善人祭於明堂
其無位者祭於太學禮記昭穆篇曰祀先賢於西學
所以教諸侯之德也即所以顯行國禮之處也太學
明堂之東序也皆在明堂辟廱之內月令記曰明堂
者所以明天氣統萬物明堂上通於天象日辰故下

十二宮象日辰也水環四周言王者動作法天地德廣及四海方此水也禮記盛德篇曰明堂九室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此水名曰辟廱王制曰天子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樂記曰武王伐殷薦俘馘於京太室詩魯頌云矯矯虎臣在泮獻馘京鎬京也太室辟廱之中明堂太室也與諸侯泮宮俱獻馘焉即王制所謂以訊馘告者也禮記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行孝者則曰明堂行悌者則曰太學故孝經合以為一義而稱鎬京之詩以明之凡此皆明堂太室辟廱太學事通文合之義也 葉氏時禮經會元匠人曰夏世室殷重屋周人明堂鄭氏謂世室宗廟也重屋正寢也三代各舉其一明其制同也案孝經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明堂乃宗祀之地則亦為宗廟矣有明堂則有太室書曰王入太室祼孔安國以太室

為清廟清廟亦明堂也則亦為太室矣月令五室所居之中皆謂之太廟則亦為太廟可知矣古人建國左立祖廟乃在雉門之左此天子之廟之制而明堂乃在南門之外有五廟之寢則明堂非祖廟即寢廟也夏官隸僕掌五寢鄭氏以為五廟之寢是也又引天子之廟唯祧無廟則非矣先王先公之廟祧乃守祧掌之非隸僕也明堂有五室故有五寢明堂之名不見於周禮而見於考工記意在當時或稱為寢廟歟天子十二月既有常居閏月非常月則太史詔王居門終月說者謂聽朔於明堂門中退處路寢門中玉藻曰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是明堂在南門之外每月則聽朔於此又曰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彼謂之立是閏月聽朔則立於明堂門中此謂之居是聽朔而退則居於路寢門中如此則明堂與路寢門相通故知其為寢廟矣世室謂之宗廟重屋謂之正寢同此制也

袁準正論明堂宗廟太學事義固各有所為而代之儒者合為一體取詩書放逸之文經典相似之語推而致之考之人情失之遠矣宗廟之中人所致敬幽隱清淨鬼神所居而使衆學處焉饗射於中人鬼慢黷死生交錯囚俘截耳瘡痍流血以干鬼神非其理也茅茨采椽至質之物建日月乘玉輅以處其中非其類也夫宗廟鬼神之居祭天而於人鬼之室非其處也王者五門宗廟在一門之内若在廟而張三侯

又辟廱在內人物衆多非宗廟之中所能容也

陳氏禮書大戴謂九室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上圓下方公玉帶謂為一殿居中覆之以茅環之以水設之以複通之以樓蔡邕謂明堂太廟辟廱同實異名豈其然哉宗廟居雉門之內而教學飲射於其中則莫之容處學者於鬼神之宮享天神於人鬼之室則失之瀆袁準嘗攻之矣則謂之明堂太廟辟雍同實異名非也彼葢以魯之太廟有天子明堂之飾晉之明

堂有功臣登享之事乃有同實異名之論是不知諸侯有太廟無明堂特魯放其制晉放其名也

唐氏仲友曰古人以辟雍太廟明堂同制而異名是起於大戴記言外水為辟雍又言或以為文王之廟也又言此天子之路寢也蔡邕之徒祖其說皆考之未詳爾路寢之不在郊明堂之不可為學宮太廟之不可為明堂之制不待論而明矣大戴所記雜有三代之禮兩存或者之傳則亦未可以決辭觀也古之

辟雍居中而四學居其四旁太室上圜則水有辟雍之象五室謂之太室而於是祀文王複廟重檐茅屋示儉則有清廟之制外之四堂與其户牖路門則亦合於路寢常居謂之路寢猶宗廟之謂之太廟四堂及五室皆有太廟之名古人簡質不嫌同辭非謂明堂即常居之寢太祖之廟也世室重屋明堂同制異名而鄭氏離之明堂辟雍清廟制有同者其實異所而蔡邕合之歷代之不為明堂與其議論之不決葢

由此
楊氏復曰蔡邕所論以太廟靈臺辟雍明堂合為一
區此失之雜者也
蕙田案太廟者祖廟也亦曰清廟詩於穆清
廟左傳清廟茅屋禮記清廟之瑟注清者肅
然清靜之稱太室者廟中之正室書王入太
室祼是也皆祖廟也周禮宮人掌王六寢之
修鄭注六寢者路寢一小寢五玉藻君日出

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路寢者王治事之所
也太學者教國子之學周禮大司樂掌成均
之法合國之子弟教焉王制天子曰辟雍詩
鎬京辟雍是也夫太廟在王宮之左雉門之
外庫門之内四時祠礿烝嘗及禘祫之所而
非南門之外聽朔朝覲大享帝嚴父配天之
明堂也路寢在路門之内乃天子之大寢太
學辟雍在西郊與明堂何涉蔡邕乃混而為

一袁準非之是也邕又以魯太廟天子明堂及周禮師氏守王門保氏守王闈為說不知諸侯有太廟無明堂魯特僭禮而倣其制耳師氏保氏居虎門守王闈此王宮中之小學非太學且非辟雍何况明堂乎大戴禮或謂文王之廟夫明堂乃享帝之所文王為配而非文王之廟也袁氏等辨之極是

又案康成註云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

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疏云夏舉宗廟則王寢明堂亦與宗廟同制殷舉王寢則宗廟明堂亦與王寢同制周舉明堂則宗廟王寢亦與明堂同制言同制者謂當代三者制同非謂三代制同也然則鄭孔之意本以宗廟寢廟明堂分為三處其說甚明與蔡邕牽合為一處不同葉氏反摘鄭語為合一之證其亦讀之不審矣

附先儒辨蔡邕聶崇義四室之角又為四室

李氏覯曰盛德記九室蔡伯喈之徒傳之接四室之角又為四室聶崇義誤以為秦人明堂圖者是也案秦實無明堂後儒見月令呂不韋所作有居明堂之文疑為秦之明堂爾然其四室之角復為四室未知何所使用將以象五行饗五帝乎則五室足以備之矣安用其餘將以配十二辰乎則四隅各兩室重在一方之上叢其意義反復不安此說未可用

附先儒辨鄭註月令之非

李氏靚曰月令一太室四廟八左右个凡十三位鄭註青陽左个則曰大寢東堂北偏正義以爲云東堂者則知聽朔皆在堂不於四角之室中且夫謂之廟與个者當須各自一位豈同在一堂靡所限隔而可稱爲廟與个也葢康成既執明堂爲五室若於此十三位又爲限隔則是實數煩多與已意相違故曲飾其辭以爲三位同在一堂實不害於五室之文爾此

說不可用

蕙田案鄭氏既以四室居四角矣於此乃曰大寢東堂北偏所謂大寢者非太室乎若指太室則不唯其名不合而東堂北偏乃太室於東北之正位何有此北偏之地是康成解考工已知五室之位與月令不合故為明堂與大寢同制之說以為牽合月令之地是以於此直註曰大寢東堂而不知不可行也李

氏以三位同在一堂駁之尚屬似是而非未

深窮其病根所在

附辨李泰伯四角置室不能各在其辰之上

李氏覯曰唐李林甫等註月令但知十三室各在其辰之上而不謀所以建立之處且太室既居中央若其餘室連太室而為之則四面各可置一室四角闕處又各可置室復不能令各在其辰之上其餘四室更何所安後魏時李謐作明堂制度論謂太室四面各為一室則四角闕處各方二筵二筵之地乃為兩便房基址既狹况地形斜角不知何所置之復何以能令各在其辰之上且四面之室既以二筵為一辰左右之个乃以二筵為兩辰哉

蕙田案李氏欲以一室當一辰故以四角之室不能各在其辰之上為疑豈知九室之左右个皆以兩面隨其時之方位開門於十二辰本無不備耶觀朱子之論則全無窒礙矣

附先儒辨李泰伯明堂定制

李氏覯明堂定制說曰東西九筵南北七筵是言東西之堂各深四筵半南北之堂各深三筵半五室凡室二筵是言四堂中央有方十筵之地自東至西可營五室自南至北可營五室十筵中央方二筵之地既為太室矣欲連太室南作餘屋則不能令十二位各直其辰當須於東南西北四面各虛方二筵之地

四角闕處又各處方二筵之地周而通之以為太廟而太室正居中所謂太廟太室者言此太廟之中有太室也太廟之外當子午卯酉四位上各畫方二筵地以與太廟相通所謂青陽明堂總章玄堂等太廟者也當寅申巳亥辰戌丑未八位上各畫方一筵地以為室所謂左个右个者也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四太廟前面各為一門出於堂上門旁夾兩窻所謂八窻四闥也聶崇義明堂圖其制十有二階當亦取之禮記外傳曰明堂四面各五門南門之外既有應門則不得不有皋庫雉門矣明堂者四時所居四面如一南面既有五門則餘三面皆有五門矣

唐氏仲友曰李泰伯謂南北七筵東西九筵各用其半四堂之修不等一不可也用其半則三筵有半僅

三丈一尺而已祭祀之時登歌鐘磬彛尊在堂自筵之内為地三丈一尺何以容之况王者於此聽朔祀帝百官在列四海來祭而以修三丈一尺之堂臨之不亦陋乎二不可也營造之法修廣崇髙畧須相稱以修三丈一尺之堂而崇九尺不亦太髙乎三不可也王者會朝諸侯正在明堂獨褊其南北此為何意四不可也寢闈設於堂前之楹則諸侯之位當於何所容戶牖設於堂之四面二筵之中尚可酌獻跪起

乎五不可也九階著於考工必為十二階朝止於應門而必虛設臯庫不亦衍乎六不可也

蕙田案唐氏駁李氏之說當矣而猶有未備者李說之謬莫甚於中央方十筵之地自東至西凡五室自南至北凡五室九室四廟共十三位自謂本禮記月令而不知與考工大戴之制判然不可合且並非月令本旨至為不可也

附辨金華唐氏明堂制度

唐氏仲友曰於國之陽直地四面方二百四十筵於中取方二十四筵以為五室每室方三筵虛其十六筵室之兩旁為𥦗合八𥦗于午夘酉所虛二筵閒四閒總謂之太廟以中央四隅為五室縱横數之為九室崇於堂一筵前為一階以通明堂太廟室之外東西虛各四筵南北虛各二筵占地修十筵廣十四筵南北之堂廣十四筵修七筵崇一筵三在前四在後以設其户牖上為重屋横六楹以為五閒左右个前直三楹如个字之形每楹閒二牖一户太廟啟其前北一堂為九十八牖東西之堂亦如之四堂八个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一户太廟面各二階與太室合為九階堂之四隅以為四阿堂皆有門門堂各有室外為應門雉門設兩觀

蕙田案唐氏所言櫎六楹前直三楹其規制
皆穿鑿不可曉至云室崇於堂一筵爲一階
以通明堂一堂爲九十八牖雉門設兩觀等
皆不待白而知其非也錄此以見明堂異說
之夥

附辨明堂有壇墠

王炎文獻志明堂之制度考工記周密言之矣夏有
世室宗廟之制也殷有重屋路寢之制也而周有明
堂其制一堂而五室鄭康成曰或舉宗廟或舉路寢
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康成之言固不足証

而考工所記亦未可盡信也其未可盡信者何也若有堂室而無壇墠則嚴父配天當在宮室之中矣先王之禮非特禋祀上帝於郊丘也祀日月星辰祀四郊祀方望山川皆壇而不屋漢文帝作廟以祀五帝於渭陽夫五帝五人帝也祀之於廟人且議其非禮況祀天帝之尊乃即宮室行事而謂周公為之乎故曰考工所記未可以盡信也夫考工記先秦古書也且難以盡信則諸家之異說紛紛從可知矣是故莫若求之於經二禮周公之經也周官司儀將合諸侯則為壇三成宮旁一門此明堂之說也然略而未詳儀禮所載則詳矣諸侯覲於天子為宮四門為壇加方明於其上而設六玉馬上圭下璧祀帝也圭璋琥璜祀四方也於是拜日禮月祭天燔柴此則明堂之壇而祀神以為盟也既盟王設几即席諸侯之駕不入王門奠圭繅上此則明堂之宮而明諸侯以為對會也其盟會詔於明神是故謂之明堂鄭康成曰王

巡守至於方嶽諸侯來會亦為此宫以見之康成雖知方嶽之為此宫而不知此宫之為明堂是說也吾於孟子有証焉齊國於泰山之下者也宣王之時明堂尚存趙岐曰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也是說也吾於班史有証焉漢武帝之東封也泰山東北址有古時明堂處則宫壇不存而其址猶在也雖然鄭康成趙臺卿知時會殷同之有明堂而未能明夫所以朝諸侯祀五帝之義也周公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蓋即其壇而祀之輔成王負扆以朝諸侯蓋即其宫而朝之由此言之明堂制度與其祀典曉然

如指掌矣

蕙田案明堂之堂室制度及泰山之明堂經固有明據矣觀禮所云蓋指巡狩方岳未立

明堂者而言故為壇墠以行禮所謂為宫四門者必係帷宫之門而王設几度亦必指壇宗王邸之大次猶後世之帳殿也豈可據為明堂之制且謂盟會詔於明神謂之明堂抑陋甚矣至祀上帝壇而不屋朱子曰為壇而祭故謂之天祭於屋下而以神祇祭之故謂之帝則明堂正取不壇為義王氏犇合周禮為壇三成儀禮為宫為壇者非也

右明堂制度

禮記月令季秋之月大享帝嘗犧牲告備於天子

陸氏佃曰大享帝嘗大飲烝嘗嘗新穀而已烝進衆物焉故季秋大享明堂嘗新穀亦謂之嘗十月農工畢天子諸侯與其羣臣飲酒於太學進衆物焉亦謂之烝言犧牲則芻豢告潔粢盛告豐可知

方氏慤曰雩所以祈饗所以報祈必於仲夏者以陰生於午而物盛之始也報必於季秋者以陽窮於戌而歲功之終也雩於帝然後爲大雩饗於帝然後爲大饗嘗者宗廟之秋祭特以秋祭之犧牲告備於天子則以物成可嘗之時尤所重故也嘗如此則大饗從可知矣

孝經子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

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内各以其職來祭注言以父配天之禮始於周公明堂天子布政之宫周公因祀五方上帝於明堂乃尊文王以配之

詩周頌我將序曰祀文王於明堂也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享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於時保之

程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祖配

之以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成形於帝而人成形於父故季秋享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物成之時也

問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帝只是天天只是帝却分祭何也朱子曰為壇而祭故謂之天祭於屋下而以神祇祭之故謂之帝

呂氏讀詩記明堂祀上帝而文王配焉故此詩雖祀文王之樂歌必先言祀天而次言祀文王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言祀天也儀式刑文王之典

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享之言祀文王也

朱子詩集傳陳氏曰古者祭天於圜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為未足以報本故於季秋之月有大享之禮焉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后稷遠矣配稷於郊所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故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

周公以義起之也

王炎文獻志郊以事天廟以祀祖禰三代之達禮也明堂以享帝則非郊以享親則非廟夏商所未有也而周始為之故夫子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武王之伐商而歸也祀明堂以教民知孝其禮行于朝覲耕藉養老之先而嚴父配天之義夫子不屬之武王而屬之周公者葢明堂之禮武王主其事而行之其制度則周公明其

義而為之也其在周頌思文后稷配天之樂章也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之樂章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尊祖以明有本此百世所不變者也而周之王業實成於文王配天於郊則不可以二太祖之尊烝嘗於廟則不足以明文王之德是故宗祀明堂以配上帝此義之所當然禮之所從起而非厚於其禰也知此則周公制禮之義明矣

楊氏復曰郊祀配天明堂配上帝天與上帝一也祀

上帝禮並如郊祀然月令有大享之文我將之詩有維羊維牛之語則明堂之禮為尤備故程子曰其禮必以宗廟之禮享之朱子亦曰祭於屋下而以神祇祭之蓋謂此也

濮氏一之曰文王之祀既不敢同后稷於郊又無屈天神於宗廟之理故特尊其祀於明堂也斯其為曲盡矣

何氏楷曰胡致堂云文王已有廟矣以季秋享帝而

奉文王配焉不可於七廟中獨舉大禮於一廟故迎主致之明堂以配帝也㕔帝必於明堂者帝出震而宰萬物猶向明而治天下也武王即位追王文王周公制禮推本王功故以文王配帝而祀於明堂此義類也

陳氏禮書明堂之祀於郊為文於廟為質故郊掃地藁秸而已明堂則有堂有筵郊特牲而已明堂則維羊維牛然郊有燔燎而明堂固有升煙漢武帝明堂

禮畢燎於堂下古之遺制也由漢及唐或祀太乙五帝（孝武）或特祀五帝（明帝）或除五帝之坐同稱昊天上帝（晉武帝時議除明堂五帝之坐同稱昊天上帝各設一坐而已後又復五帝位）或合祭天地（唐武后合祭天地於明堂中宗仍之）或配以祖或配以羣祖（漢武帝祠明堂高皇帝配之章帝祠明堂以光武配後又以烏祖太宗世宗中宗世祖顯祖配各一太牢）其服也或以衮冕（東晉武帝）或以大裘（梁禮）其獻也或以一獻或以三獻（梁朱异曰祀明堂改服大裘又以尚質不應三獻請停三獻止於一獻隋於雩壇行三獻禮）抑又明堂之制變易不常與考工之說不同皆一時之

制然也

附先儒辨鄭註禮書明堂祀五帝

月令大饗帝鄭註言大饗者徧祭五帝也曲禮曰大饗不問卜謂此

陳氏禮書孝經嚴父配天矣又曰祀上帝者天則昊天上帝也上帝則五帝與天也明堂不祀昊天上帝不可謂配天五帝不與不可謂配上帝以上帝為昊天上帝耶而周禮以旅上帝對旅四望言之則上帝非一帝也以明堂特祀昊天上帝耶而考工記明堂有五室則五室非一位也

應氏鏞曰春祈穀夏大雩秋大饗皆主於為民故噫嘻之詩以春夏皆為祈穀於上帝而秋大饗與冬圜

丘則皆致其報鄭氏獨以祈穀為天而大雩大饗皆為五帝豈以祭之頻而近於瀆乎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程子言人子不可一日不見父母人君不可一時不見天固非慮其頻且瀆也楊氏復曰我將之詩言天者再天即帝也帝即天也則知周人明堂祀天非總享五帝明矣　又孟春大雩季秋大享鄭注謂合祭五天帝而以五人帝配之合祭五帝之說無所據

蕙田案明堂祭帝止是祭天程子朱子之言深得其旨五帝之説始於鄭氏應氏楊氏辨之是也陳氏禮書謂祭五帝與天仍用鄭氏六天之説明堂五室而祭六天亦難強通矣

附辨注疏武王配五人神於明堂下

祭法祖文王而宗武王鄭注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爾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月令春曰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夏曰其帝炎帝其神祝融中央曰其帝黄帝其神后土秋曰其帝少昊其神蓐收冬曰其帝顓頊其神玄冥　孔疏云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爾者以明堂月令五時皆有帝及

神又月令季秋大饗帝故知明堂之神有五人神及五天帝也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故知於明堂也　郊特牲孔疏五時迎氣及雩祭則以五方人帝配之九月大饗五帝則以五人帝及文武配之以文王配五天帝則謂之祖以武王配五人神則謂之宗崔氏曰皆在明堂之上祖宗通言故祭法云祖文王文王稱祖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是文王稱宗文王既爾則武王亦有祖宗之號故云祖宗通言

王氏肅曰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食於明堂者也審如鄭言則經當言祖祀文王於明堂不得言宗祀也宗者尊也周人既祖其廟又尊其祀孰謂祖於明堂者乎鄭引孝經以解祭

法而不曉周公本意殊非仲尼之義旨也

杜氏通典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謂祀昊天上帝先儒所釋不同若以祭五帝則以天帝皆坐明堂之中以五人帝及文王配之五官之神坐於庭中以武王配之通名曰祖宗故云祖文王而宗武王文王為父配祭於上武王為子配祭於下如其所論非為通理但五神皆生為上公死為貴神生存之日帝王享會皆須升堂今死為貴神獨配於下屈武王之尊

同下坐之義爲不便

陳氏禮書祭法曰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氏曰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其說以爲坐五帝於堂上以五人帝及文王配之坐五神於庭中以武王配之然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謂祖宗其廟耳非謂配於明堂也月令之五人帝五人神所以配食四郊也其與享明堂於經無見又況降五神於庭中降武王以配之豈嚴父之意哉

唐氏仲友曰文王配上帝周之子孫未之有改孝經謂之嚴父為周公言之也樂記謂祀乎明堂而民知孝者為武王言之也若成王以降則亦祖而已德如文王而可以配上帝文王既配上帝則武王雖無配可也康成謂配以文武鑿說也其說謂祭法禘郊祖宗皆配天之祭亦考之未詳耳禘祖宗宗廟之祭郊配天之祭也鄭氏註大傳祖之所自出謂祭感生帝不足信也虞夏禘黄帝殷周禘嚳所以為祖之所自

出也長發大禘之詩而叙契至於阿衡其為禘昭穆之祭何疑禘不為郊則祖宗不為明堂審矣

蕙田案諸儒辨註疏明堂之神有五人帝五人神最為透快要之註疏之病在於明堂大饗為祭五帝所以支離穿鑿一至於此也不知禮書何以亦有祭五帝之說亦考之未精耳

附辨陳氏成王應宗祀武王

陳氏禮書宗祀文王則成王矣成王不祀武王而祀文王者蓋於是時成王未畢喪武王未立廟故宗祀文王而已此所以言周公其人也

司馬氏光曰竊以孝子之心誰不欲尊其父者聖人制禮以為之極不敢踰也故祖已訓高宗曰典祀無豐於昵孔子與孟懿子論孝亦曰祭之以禮然則事親者不以數祭為孝者貴於得禮而已前漢以高祖配天後漢以光武配明堂以是觀古之帝王自非建邦啟土及造有區夏者皆無配天之文故雖周之成

康漢之文景明章其德業非不美也然而子孫不敢推以配天者避祖宗也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孔子以周公有聖人之德成太平之業制禮作樂而文王適其父也故引之以證聖人之德莫大於孝答曾子之問而已非謂凡有天下者皆當以父配天然後為孝也近世祀明堂者皆以其父配五帝此乃誤識孝經之意而違先王之禮不可以為法也

或問朱子曰我將之詩乃祀文王於明堂之樂章詩傳以為物成形於帝人成形於父故季秋祀帝於明堂而以父配之取其成物之時也此乃周公以義起之非古制也不知周公以後將以文王配耶以時王之父配耶曰諸儒正持此二議至今不決看來只得以文王配且周公所制之禮不知在武王之時在成王之時若在成王時則文王乃其祖也亦自可見又問繼周者如何曰只得以有功之祖配之問周公郊

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說如何曰此是周公剏立一箇法如此將文王配明堂永為定例以后稷配郊推之自可見後來妄將嚴父之說亂了

蕙田案禮書謂成王未畢喪武王未立廟故宗祀文王而已然則成王終喪之後當改以武王配帝耶康昭而後亦各以其父配耶此葢泥孝經嚴父之說而失其旨者也夫明堂

宗祀之禮雖制於周公而行之實自武王始武王身有開創之功而為之父者又文王也故得推尊其父以配上帝其後王既無武王之功而其父之德又或不如文王則烏可援嚴父之例耶且嚴父之說在周亦有不得已者周之王業成於文王而配天者則后稷也不能祀文王於郊以配天故特祀之於明堂以配帝此聖人之行權耳若文王可配圜丘

又何事創制斯禮以彰嚴父之義哉後世既
無遥遥始祖如后稷之可以配天而開創之
君亦既配於圜丘則固不必徵引古義而泥
於孝經之文矣

附辨禮書豐年秋冬報為明堂及郊

陳氏禮書詩序曰豐年秋冬報則秋報者季秋之於
明堂也冬報者冬至之於郊也先明堂而後郊者禮
由內以及外也先嚴父而
後祖者禮由親以及尊也

蕙田案秋冬報鄭箋謂嘗也烝也鄭解此與

噫嘻載芟良耜異者緣詩明言烝畀祖妣知是祭於宗廟非祭外神禮書以為明堂及郊非是至冬至郊天一歲之正祭雖亦可謂之大報而曰由内及外由親及疏鑿矣

禮記樂記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注文王之廟為明堂制

祭義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

蕙田案祀乎明堂即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也孝經以為創自周公而此屬之武王何也

周公制之武王行之所以並稱達孝也註以文王之廟當之誤矣

右明堂饗帝宗祀

孟子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注明堂謂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廵狩朝諸侯之處也齊侵地而得有之　疏案地理志云齊南有泰山史記封禪書云舜二月東廵狩至於岱宗岱宗泰山也遂覲東后又云此山黃帝之所常遊自占受命帝王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也云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廵狩朝諸侯之地者案禮記明堂位云明堂者明諸侯之

尊卑昔殷紂亂天下脯諸侯以享諸侯是以周公相武王代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六年朝諸侯於明堂七年致政於成王成王封周公於曲阜令魯世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然則泰山下明堂即周公朝諸侯之處蓋魯封內有泰山後嘗為齊所代故齊南有泰山文中子云如有用我者當處於泰山矣注云泰山黃帝有合宮在其下可以立明堂之制焉禮器云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則泰山在齊明矣案周制明堂云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賈釋云明堂者明政教之堂又夏度以步殷度以尋周度以筵是王者明政也周堂高九尺殷三尺以一相參之數而卑宮室則夏堂高一尺矣又上注云堂上為五室象五行以宗廟制如明堂明堂中有五天帝五人神之坐皆法五行以五行先起於東方故東北之堂為木其實兼水矣東南火室矣兼木西南金室

兼火西北水室兼金以中央太室有四堂四角之室亦皆有堂乃知義然也賈釋太史閏月下義云明堂路寢及宗廟皆有五室十二堂門是也四角之堂皆於太室外接四角為之則五室南北止有二筵東西各二筵有六尺乃得其度若聽朔皆於時之堂不於木火等室居若閏月則闔門左扉立其中而聽朔焉

楊氏復曰此又王者廵狩之地有明堂以朝諸侯行政教非在國之明堂也

輔氏廣曰漢書郊祀志武帝元封元年封泰山泰山東北址古有明堂矣

蕙田案孫疏明堂亦仍鄭氏五室之謬辨見前

右方岳明堂

大戴禮盛德篇凡人民疾六畜疫五穀災者生於天天道不順生於明堂不飾故有天災則飾明堂也

素問序黄帝坐明堂之上臨觀八極考建五帝

晏子春秋明堂之制土事不文木事不鏤示民知節也

荀子强國篇雖為之築明堂於塞外而朝諸侯殆可也

尸子君治篇黄帝曰合宫有虞氏曰總章殷人曰陽

館周人曰明堂皆所以名休其善也　周公踐東宫

祀明堂假為天子明堂在左故謂之東宫

吕氏春秋　周明堂外户不閉示天下不藏也周明堂

金在其後有以見先德後武也茆茨蒿柱土階三等

以見節儉

淮南子主術訓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甘雨時降五

穀蕃殖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歲終獻功以

時嘗穀祀於明堂明堂之制有蓋而無四方風雨不

能襲寒暑不能傷遷延而入之　文王周觀得失徧覽是非堯舜所以昌桀紂所以亡者皆著於明堂成康繼文武之業守明堂之制觀存亡之迹見成敗之變

泰族訓昔者五帝三王之蒞政施教立明堂之朝行明堂之令以調陰陽之氣以和四時之節以辟疾病之菑

白虎通禮三老於明堂以教諸侯孝也禮五更於太

學以教諸侯弟也

文中子問易篇議其盡天下之心乎黃帝有合宮之聽堯有衢室之問舜有總章之訪皆議之謂也并天下之謀兼天下之智

通典黃帝拜祀上帝於明堂或謂之合宮其堂之制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茆蓋通水水圜宮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祀

蕙田案此即漢書公玉帶之事

唐虞祀五帝於五府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黄曰神計白曰明紀黒曰元矩五府之制未詳

蕙田案此即鄭注之説

路史帝堯居於明堂榱題不枅土階不戚茆茨不翦洎如也　作七廟立五府以享先祖而配五帝

三禮圖明堂布政之宫周制五室秦為九室十二階各有所居

玉海孔子言宗祀祀事以之明孟子言行王政政事

以之明記言朝諸侯朝事以之明也先王之祀酒曰明水食曰明粢服曰明衣皆神之也在國之陽天子居其中行政教神而明之故曰明堂

右明堂附錄

五禮通考卷二十四